



中国野史

隋唐野史

(三)

[明]罗贯中撰著

## 目摇摇录

- 第五十九回摇刘世让谋杀武周..... 员
- 第六十回摇敬德举介休降唐..... 缘
- 第六十一回摇单雄信割袍断义..... 怨
- 第六十二回摇尉迟恭榆窠救主..... 缘
- 第六十三回摇李世民兴兵伐郑..... 圆
- 第六十四回摇窦建德兴兵救郑..... 缘
- 第六十五回摇窦建德大战唐兵..... 猿
- 第六十六回摇建德败走牛口谷..... 猿
- 第六十七回摇楚朱粲醉烹段确..... 猿
- 第六十八回摇尉迟恭怒击妖妇..... 源
- 第六十九回摇李秦王平定东都..... 缘
- 第七十回摇孝恭李靖破萧铣..... 缘
- 第七十一回摇刘黑闼反唐报仇..... 缘
- 第七十二回摇黑闼箭射罗士信..... 缘
- 第七十三回摇肥乡城唐兵大战..... 远
- 第七十四回摇建成平定河东府..... 源
- 第七十五回摇秦王谋据洛阳城..... 愿
- 第七十六回摇秦王推刃同气..... 圆
- 第七十七回摇太宗代父即帝位..... 苑
- 第七十八回摇李靖阴山破突厥..... 愿
- 第七十九回摇玄武门奏七德舞..... 缘
- 第八十回摇太宗废太子承乾..... 怨

第八十一回	薛延陀纳币绝婚	源
第八十二回	秦琼含血□敬德	源
第八十三回	太宗教场定先锋	源
第八十四回	薛仁贵降服火龙	源
第八十五回	唐太宗跨海征辽	源
第八十六回	薛仁贵五箭取榆林	源
第八十七回	摩天岭三雄被戮	源
第八十八回	李世□祭白玉山	源
第八十九回	白岩城红袍战白袍	源
第九十回	薛仁贵箭射飞刀	源
第九十一回	高丽王舆棹出降	源



## 第五十九回摇刘世让谋杀武周

摇摇却说兵部尚书唐俭与元君宝、总管刘世让皆被敬德所执，解送刘武周处。武周欲用之，三人不屈，监禁狱中。及武周兵败北遁，数人得脱，来见秦王。秦王曰：“汝众被执，何得不死，而复归乎？”刘世让曰：“臣等被执，自料必死，不知唐俭与敬德有一面之交，武周每欲重用，臣等不屈，数次加害，赖敬德力赞，释以不死，监禁狱中。今日得见殿下，实唐俭、敬德之赐也。”秦王曰：“汝众终是不肯用力，致使王师败绩。今日还国，固宜加罪，柰此实因齐王私弃了并州，致有此失，亦不干汝之事，当立功以赎前职。”帐下一人进曰：“某实不才，跟殿下多年，未有寸功，愿去介休城内，掉三寸之舌，说敬德来降。”秦王视之，乃唐俭也。秦王曰：“汝何以而说之？”俭曰：“敬德与某同师习举武艺，交契甚厚；后各事其主，久不相见。近来众人被执，实因看臣薄面，咸得不死。今若到彼，以利害说之，必来降矣。”

秦王大喜，遂赐酒遣唐俭行。俭乘马到介休城下，高叫：“故人唐俭来见！”城上报与敬德，敬德叫吊上城来相见。敬德曰：“故人何事而来？”俭曰：“某今归朝，在秦王帐下参赞军机，昔蒙见爱，未尝敢忘。今见武周、金刚俱死战阵，足下据守孤城，进退无归，吾与世让等商议，无以报德，特来劝足下归唐。”敬德勃然变色而起曰：“李世民是吾仇人也！吾事刘，汝事唐，各事其主。昔日吾待以故人之礼，释汝不死，今又来此，何用多说？”俭曰：“如某之不



才，尚为兵部尚书，公若到彼，贵不可言。”敬德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吾命合贫贱，岂望荣贵乎？所可言者，但欲报刘主恩而已。”俭曰：“刘主、宋金刚实死于战阵矣，汝尚何为？”敬德曰：“吾终是不信此事。”俭以甜言美语，再三劝之。敬德沉吟良久，曰：“要吾顺唐，须见刘主真体一面，大哭三声，尽着为臣之礼，然后顺之。”俭曰：“武周首级已送入长安去了。”敬德曰：“若无刘主真体，决难顺唐。回见秦王，愿决一死战，便尽力来攻，吾不惧之。”

俭辞别回报秦王，秦王谓世勳曰：“此事何以处之？”世勳曰：“只得一人往山后一道，事必谐矣。”秦王曰：“只有刘文静善于说词，能办大事，今此人已被父皇杀死，再无人去得。”

言未绝，忽一人挺身而出曰：“某愿往山后干功，以赎前职，使敬德拱手来降。”众视之，乃总管刘世让也。秦王曰：“汝去以何而进？”世让曰：“某闻山后北突厥，足知其人勇而无谋，见利忘义。须得金珠名马，以利结其心，更用画一美女影像，以色夺其志，必杀武周来献，使敬德一见无语，即投殿下矣。”秦王问世勳曰：“此言可乎？”世勳曰：“殿下欲安社稷，何惜金珠？”秦王欣然与之，更与名马十疋，画美女形像一轴。世让骑了马，带数十人投山后来见北突厥。

却说北突厥处罗可汗部下有一大将，姓康名鞘利，官封柱国之职。此人英才出众，武艺超群，为北方之表章。时值仲秋，天气清爽，带领亲随数十人在郊外打围。忽报有一队人马南来，尽打大唐旗号，来得甚紧，不知何意。鞘利急近前视之，乃认得是唐总管刘世让也。



原来唐高祖起义兵时，使刘文静往北突厥借兵，管军头目是康鞘利，曾到太原面会，因此世让亦认得是突厥柱国康鞘利也。二人接见，滚鞍下马，各诉前事。鞘利曰：“君今欲往何处？”世让曰：“唐帝遣吾为使，前来汝国进贡。”鞘利曰：“昔唐借我突厥兵时，许下年年进贡，今经五年，如何负约不来？”世让曰：“吾主唐帝进贡之物，年年不缺，只因纳言刘文静为使，路经朔州，与刘武周相通，武周倚着骁勇之势，尽皆截夺去了。更一公主，实唐帝亲女，极其美丽，送与可汗为妃，亦被夺去。后来探听得实，唐帝大怒，遂将文静斩首，与兵征伐武周，才得路道相通，专使某为使，将公主画像送来。更有黄金一千两、明珠数颗、锦段十箱，尽皆献与可汗。外有名马一匹，玉带一条，送与柱国，酬答昔时领兵相助之劳，望柱国在可汗面善言达意。”鞘利曰：“原是如此，某实不知之。可汗受贡，固其宜也，吾亦蒙惠，何以克当？”世让曰：“此物不足以供久用，权为执贄之礼。”于是二人并马而行，径至城下。鞘利引世让入见处罗可汗礼毕，备将前事说了一遍，献上金珠等物。

可汗大喜，随令鞘利将画像当殿上展开视之，满朝众臣俱各称羨不已。可汗曰：“此是南海观音现世，岂人间之女子乎！此事果实否？”世让曰：“臣安敢虚诞行事？吾主有言：公主既送可汗，便是可汗的妻，不使归唐。尚留并州宫内，遣人守护，不敢妄动，专望前来接应。”此时可汗果实无谋，见利忘义，一闻此言大怒，随即召武周入。可汗责曰：“昔汝为定扬之主，实吾所立，乃附庸之国，欲以相辅。今来投奔，又待以上宾之礼，何辜恩负义，辄敢无礼？”武周曰：“大王暂息雷霆之怒，容某分诉一言，有甚



歹处？”可汗曰：“汝夺大唐进来公主，并金珠宝马，尚敢胡掩？”武周曰：“谁曾说来？有何证见？”言犹未了，只见傍边闪出刘世让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吾与你做证见！此贼无礼，焉敢欺辱公主！”手起一刀，斩武周于地下，鲜血迸流。时武德四年夏六月也，年三十八岁。史官有诗云：

唐赂金珠间武周，却因图画斩诸侯。

纵君便有〔牢〕笼计，难出元戎第一筹。

总批：

唐尚书与敬德恃有一面之交，故愿说其众降，岂知能掉己三寸之舌，而不能夺其报刘之志，必如世让之谋杀武周，斯为元戎第一筹耳。盖突厥非利无以结其心，非色无以中其欲，却被世让堪破，故一言之诳，即为武周之刃欤！



## 第六十回摇敬德举介休降唐

摇摇当日，世让杀了武周，可汗曰：“汝杀武周，正当其理。”即将武周首级用木匣装盛，付与世让，星夜带来唐营。时秦王在介休，专候世让回报。忽闻突厥杀武周送首级到，秦王大喜，曰：“武周已亡，敬德来降必矣。”世让入见秦王，将武周首级献上，具说突厥前事。秦王即为奏闻唐帝，言已斩武周，乞复世让等旧职。使者去讫，仍遣唐俭再往介休城下，高叫：“敬德！故人唐俭来见。”城上报知敬德，言见唐俭与从人捧一木匣，其中想是首级。敬德曰：“果是吾主首级，即当自刎，同死君难；若无真体，以吾今居极地，复来说吾，则将唐俭打死，吾即领兵出城决战矣。”遂教开门放入。

俭至厅上，相见礼毕，敬德曰：“故人复来，有何见论？”俭曰：“秦王遣吾送至武周首级，与足下观看果是真否。”随令人捧至面前。敬德启匣视之，见武周面不改色，鼻上三窃，脑后一肉鸡冠。敬德曰：“的〔确〕吾主也！久不见吾主，谁杀汝之死耶？使吾身无所倚，不能报仇！”遂放声大哭，拔刀在手，向颈下自刎。俭急向前夺之，大笑曰：“君今死有余罪，亦不为忠臣也。”敬德曰：“汝且说吾有何罪？臣死君难，正其理也，反屈身事仇，可乎？”俭曰：“不然。今日足下所行非尽忠死节之士，实弑君贼子之事也。”敬德大惊，慌问其故，俭曰：“秦王禀性仁慈，招贤下士，深爱足下重用，故不肯加兵，恐伤性命，特遣某来，屡劝足下，立功勋于我唐，垂芳名于万载。不料足下溺



于小见，誓欲得见武周首级方才归顺。原来此人不曾死于军阵，单马星夜投奔突厥，故秦王遣刘世让往处罗可汗处索取汝主头来。武周原曾不死，皆被足下逼死之耳。今汝虽刎首，枉死无益，亦不忠也，愿熟思之。”敬德默然，沉吟半晌，长叹一声曰：“吾不得为忠臣矣！受此污名，使万世之下，人皆骂我。汝言虽善，吾只一事秦王。能容三日，与我埋葬吾主，即当卸甲。如期不允，宁受屈死。”俭曰：“此是人臣忠孝大理，何所不容？吾当急急回报。”遂上马来见秦王，诉说前事。秦王问世勳曰：“此事虚实如何？”世勳曰：“吾见此入计穷，决无虚谬，殿下可从其请。”俭再往回报，敬德曰：“虽然如此，暂请秦王退军，容我整治丧事，即便来降。”俭复见秦王说之，秦王下令，叫军士尽退三十里。程知节曰：“敬德有变奈何？”世勳曰：“素知敬德忠义士也，必不爽信。”遂引军退。

敬德即时具棺，与武周刻木为躯，以王礼葬于介休南门外十里，令军民尽皆殡送。敬德亲自祭之，褒赠刘王之号。于是将城中薪运粮草军士、并骁勇民夫八千余众，俱令严整披挂，手执兵器，各依队伍，出城来降。

秦王单马轻衣，亲自去迎。左仆射屈突通扣马谏曰：“敬德严装披挂，布列而出，殿下未可轻进。常言受降如受敌，万一有变，如何？”秦王曰：“敬德定扬名士，信义为重，必不肯负义也，何必多疑。”遂策马而行。秦琼曰：“汝众回阵，吾从殿下迎来。”二人接见，敬德下马，立于阵前。秦王曰：“足下既已顺吾，何必披挂，严整军伍，其意何在？”敬德曰：“臣与吾王麾下多有战斗之仇，恐怀旧恨，故不敢轻进，特如此以防不测耳。”秦王曰：“唐刘争



锋，皆因图王霸业，各事其主，始为仇敌，今已合成一家，安有挟仇之理？”随令秦琼说谕将士：“但有挟仇与敬德为敌者，以军法斩首。”军中骇然震栗，秦王遂折箭为誓，脱自己锦袍以衣之，请入寨中。敬德大喜，纳头便拜曰：“敬德败将，感殿下不杀之恩，愿施犬马之报！”秦王用手携曰：“吾知子真大丈夫也，武周不能用为大将，致有此败。不知敬德宁识美良川之时乎？若公是时获我，还相害否？”敬德曰：“未可量也，英雄之意。”秦王大笑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当与公共之。”敬德请秦王入介休，籍其户口数目，检点仓库，出榜安民已毕。世勳曰：“河东之地已平，可将太原库内金帛给赏搆里忽，使其领兵回还突厥，其随征将士照功关赏。”秦王从之。丽泉诗云：

龙虎相逢喜气盈，不披衣甲便推诚。

尉迟相见无痴忌，方下乌骓谢甲兵。

是日设宴，君臣庆会。忽报突厥遣人送宋金刚、张万岁二人首级至。秦王慌问其故，使者答曰：“近因二人背了可汗，欲还上谷，为追骑斩之。恐唐不信，特令某送来，以通和好之情。”秦王与敬德等近前视之，果实二人。秦王喜曰：“得一贤而去三贼，真天子之福也！”遂厚赏使者，令其回报。次日，奏凯班师到长安。秦王引敬德见帝。帝大喜，封敬德为右府统军，唐俭、程知节、刘世让等仍复旧职，郭孝恪为并州太守，其余将士各依次序升赏。忽报王世充负约入寇，兵屯界口，帝遂命秦王率兵攻之。未知胜负如何？



总批：

刘主未尝死于战阵，敬德疑之是已，第必欲其真体一面，方才归顺，是出何见？吾恐秦王遣世让往取头来，则前日之不屈只溺于小见，而今日之来投反使有余辜也。右府统军之封，窃不知其无愧于心否？



## 第六十一回摇单雄信割袍断义

摇摇武德三年七月，秦王在西府，事无大小，皆亲决断，于是军旅之事咸听秦王调用。忽报王世充入寇，兵屯界口。遂命马三保为先锋，率领精兵十五万，随带尉迟敬德在军中听用。兵至丹水，扎住营寨。时刘武周之将寻相先降，秦王使其旧众与诸营相参为用，而诸将多不相合，至是相与士卒各自逃去。小卒报闻，诸将以敬德初降，疑与寻相是一体之人，恐其有变，乃告于秦王，言敬德与寻相同类，相既叛去，敬德必怀异志，恐生不测，宜为提备。秦王信以为实，乃将敬德囚于军中，但不与其出入，时使人供送物件饮食，而相待之礼，比常尤厚。屈突通、殷开山言于秦王曰：“敬德骁勇绝伦，非肯屈于人下者。今大王囚之，心心怨望，若留之恐为后患；养之无益，不如遂杀之。”秦王曰：“不然。敬德若叛，岂在寻相之后邪？且敬德为人极是忠义，吾待之不薄，安有此事？”遂命释之，因引敬德入至寝室，以白金十斤赐之。秦王曰：“吾一时昏暗，听诸将之言，疑足下欲叛我而去。虚意拘留，但欲试汝之心，特戏之耳。大丈夫意气相期，勿以小嫌介意，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，君宜体之。若必欲去者，吾以此金相助，表一时共事之情也。”敬德曰：“某感大王厚恩，誓欲扫清海宇，以图报德。只军中见某初来，多是意不相合，每怀旧怨，故疑某有异心，特进谗言，以激大王之怒耳。”秦王曰：“汝宜勉力相扶，待四海清宁，功成名就，其时位列王侯，必居诸将之上矣。”敬德曰：“愿施犬马之报，共图大业。”秦王大喜，敬德拜



谢而退。

却说秦王是日在寨中聚众商议军伍之事，秦王曰：“近闻榆窠此去不远，乃围猎之所，产聚幽禽怪兽极多，吾欲往彼处游猎，可乎？”徐世勳曰：“不可，水北之地，便是王世充寨，与榆窠只隔六十里，倘有伏兵，奈何？”秦王曰：“天命归我，吾何惧焉？”遂全装贯带，绰枪上马，引五百铁骑出寨。

行至榆窠，直到一平坦战地，周围广阔，极是胜境。左有飞来凤，右有瀑布泉，昔黄帝遗下石室，魏宣武营造皇陵。秦王左右顾盼，称羨不已，回顾诸将曰：“吾欲过水北去看王世充寨。”众将皆当不住，遂同出川口。伏路小军飞报王世充云：“秦王亲引五百骑，直到榆窠来观寨栅。”世充曰：“此必是李世民诱敌之计，不可追之。”只见阶下一人，身長九尺，膊阔有围，厉声踊跃于前曰：“此时不擒，以绝后患，更待何日？”众视之，乃单雄信也。世充曰：“只恐是世民之谋也。”雄信曰：“若如此疑惑，生民何日见太平邪？某虽不才，愿领兵出擒世民致于麾下。”众将曰：“单将军真猛将也，擒获必得。”世充遂交雄信领精兵五千在前，又叫段达引马步军五千在后，以防埋伏。世充自引军一千在第三队接应。

却说秦王看了半晌，白士让曰：“可早回。”正行过谷口，山坡下只听得尘埃起处，金鼓齐鸣，喊声不绝。当先一将来，大叫：“世民休走！”秦王回头视之，见无数人马，尽打郑国旗号。秦王将人马摆开，横枪立马于坡下待之。先来将家其人姓燕名伊，乃郑国副将，亦有勇力，手持开山大斧，纵马来，更不打话，挺斧来劈秦王。秦王以枪迎之，



二人战不数合，秦王力怯，勒马便走，燕伊后面飞马追之。赶了一望之地，不防秦王拽满弓弦，回射一箭，正中燕伊面门，应弦落马。后面单雄信人马大至，望见秦王射燕伊落马，手持枣木槊，随后飞马便赶。

却说秦王走入山谷涧中，走不到里余，前有高山壁立，拦住去路。勒马再回，遥望数千铁甲人马，随雄信屯扎，守住涧口。原来雄信素识地面是断头涧，内无出路，故立马于此守之。果然秦王出涧，见雄信在涧口，遂勒马刺斜而走。雄信拍马又追，只见一人飞奔而来，在于马上高声大叫：“勿伤吾主！徐世勳在此。”原来雄信与世勳二人俱在李密手下结为兄弟，相契甚厚。及李密兵败，世勳同密投唐，雄信染病在金墉城，世充亲往慰劳，遂仕于郑，二人有兄弟之情。世勳见追秦王至近，遂单马奔前，扯住雄信衣袍，曰：“吾兄别来无恙？忆昔相从，多蒙教诲，至今感德不忘。今日到此，何故追窘吾主耶？吾主即汝主也，可看弟薄面，乞全秦王性命。”雄信曰：“昔日同居一处，始为兄弟，如今各事其主，实是仇敌，誓必追杀世民，以报吾主，安肯相容？”世勳又告曰：“吾与汝交契甚厚，不比它人，不记昔日龙门阵上焚香设誓、同食五魂汤之义乎？”雄信曰：“此乃国家之事，非雄信敢私也。今日免汝一死者，尽吾一点同契之情耳。”遂以剑割断衣袍，勒马加鞭，复来追赶。后人

有诗云：

桃园相契亲兄弟，世勳交友未必真。

雄信割袍恩义绝，须知事主不徇身。



世勳见雄信割断衣袍，去赶秦王，急勒马奔回大叫：“诸将！主公有难！”此时敬德正在洛水湾中洗马，忽听得东北角上一骑马飞奔前来，视之乃世勳也。敬德慌问其故，世勳曰：“主公被单雄信追逼五虎谷口，急去救之！”敬德听闻，更不复言，身无披挂，马不及鞍，裸体执鞭，飞奔而去。

却说秦王走入谷中，路窄人马难行，乃弃马步走。正值山侧树木阴浓，甚好遮掩，遂扳上山树。雄信提槊飞马赶到，不见了秦王，悄无动静，独一玉鬃马在前面咆哮而叫。雄信暗想走得不远，只于四下搜索。久之，秦王在树上大呼曰：“单雄信曾见吾否？”雄信急举头视之，果是秦王。雄信曰：“吾以汝投涧死了，尚留在此，早早下树，与吾执献主人，请功受赏；不然汝虽有冲天之翅，飞不出此罗网矣。”秦王树上喝曰：“贼奴见射死燕伊么？汝虽有千条计，不及我一雕弓。吾有神箭，百发百中，汝不惧哉？”

原来雄信素知秦王箭有百步之能，不敢逼近，只于四面远远守困。郑副将樊祐曰：“彼箭已放尽了，可速进砍树。”遂招一人马围裹将来。秦王正在危急，把手一招：“兀的不是吾救兵来也！”雄信回头，果见山坡边一大将冲阵而来，面似铁色，声如巨雷，大叫：“勿伤我主！尉迟敬德在此。”敬德挺鞭跃马横劈，敌住雄信，雄信虽勇，因赶了数程，终是力乏，措手不及，被敬德一鞭正中雄信手腕，挣挫不起。敬德遂弃了鞭，随夺雄信手中铁槊过来横刺。雄信跑马而走，后面樊祐轮刀直取敬德，敬德只一槊刺樊祐于马下。郑兵见二人败走，渐渐解散。敬德左冲右突，杀开一条血路，遮翼秦王，走出围外，直送到武陵霸。见陶武钦立马横矛于霸上，敬德曰：“陶子敬你保殿下先行，我再去杀贼来也。”



言罢，引骑兵再回旧路。

正行之间，见一将手执着一口剑，引数十骑赶来。敬德更不打话，直取那将。方才交马，只一合将那将擒获过来，从者奔走。那员将是王世充随身背剑心腹人陈智略也。后面军马已到，马军、步军漫山遍野，尽皆围定。敬德直透重围，无半点惧怯，只顾厮杀，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只出不得围外。忽山后一声炮响，前军鼓声大震。敬德看时，见风卷出一大旗，是唐旗号，乃仆射屈突通也。引着大兵来到，杀退重围，与敬德相见，说：“众等恐秦王与将军有失，特令某引精兵前来接应。”敬德见了，即与屈突通指挥大小三军一齐杀出。后人诗为证：

榆窠救主显英雄，杀透重围几万重。

二十四年真帝主，兴唐全赖尉迟恭。

宋贤有《榆窠词》为证：

榆窠草，点点斑斑如血扫。借向时公何事？因尉迟一战征旗倒。世充兵将魂魄飞，杀入重围保大小。至今此血尚犹存，不见英雄空懊恼。

当时王世充听知唐兵救应，自于高阜处观之，见敬德往来冲突，一无所碍，世充惊问左右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有识者对曰：“乃刘武周降将尉迟敬德也。”世充曰：“果实英雄！”世充令所在之处不可轻放，却不知背后唐兵三路杀来，中央是屈突通等兵，左边马三保，右边程知节，喊杀不绝，势如



蜂涌。郑兵大败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染河渠。世充单马逃走  
得脱，众军四散。当日敬德获排稍兵六千，领众还营，大获  
全胜。

总评：

敬德在军中，被诸将所忌，争谮杀之，幸秦王  
之终不信谗言，故忠良不至于就戮。夫榆窠之往，  
及观世充之寨，却为单雄信所逼，非有敬德挺鞭敌  
住，杀透重围，则秦王其奚赖焉？若雄信之割袍断  
义，此不过兄弟之交，又当别论也。